



211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法] 爱弥尔·涂尔干 著

渠东 译 梅非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法)涂尔干著;渠东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袖珍经典)

ISBN 7-208-03391-9

I. 实… II. ①涂…②渠… III. 实用主义-关系-社会学-研究 IV. B0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3273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封面装帧 朱舒君

·袖珍经典 002·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法]爱弥尔·涂尔干 著

渠东译

梅非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112,000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8—03391—9/C·83

定价 9.00 元

1. 实用主义的起源*

我靠什么来选择这些演讲的主题呢？为什么我把这些演讲称作《实用主义与社会学》呢？首先，因为实用主义几乎是目前唯一流行的真理理论，有话题上的兴趣。其次，因为实用主义同社会学一样，都讨论生活和行动的意义。这两者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

不过，从总体上说，我的看法与实用主义的结论是有区别的，因此，指明两种学说的各自立场很有用处。实际上，实用主义提出的问题是严肃的。我们目前已经看到，实用主义对理性的攻击确实既猛烈，又坚决。^[1]所以，这个问题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它具有普遍性的重要意义。与其他学说相比，实用主义更容易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有必要改变传统的理性主义，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这种理性主义的缺陷。

其次，它具有民族性的重要意义。从根本上说，整个法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18世纪是笛卡儿主义蔓延的时期。所以对理性主义的全面否定

* 本书根据涂尔干于1913年至1914年在法国索邦大学的演讲笔记整理出版。第一讲的笔记，1913年12月9日。

会带来一种危险,使我们彻底抛弃我们的整个民族文化。如果我们不得不接受实用主义所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形式,那么整个法国精神就必然会产生彻底的转变。

最后,它特别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意义。无论我们的文化,还是全部哲学传统,都以哲学思辨为肇端(只有一个例外,我们稍后会加以讨论),其灵感均来自理性主义。倘若实用主义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彻底颠覆这一传统。

确实,在哲学传统中,一般可以划分出两条流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不过,我们很容易就能看清楚,从根本上说,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不过是确证理性的两种不同方式。两者均以自己的方式固守着实用主义企图破坏的东西,即对真理的膜拜。两者均承认必然判断的存在,尽管它们用来解释这种必然性的方式有所不同。经验主义把这种解释建立在事物自然本性的基础上,而理性主义的基础则是理性本身,是思维的本性。然而,两者均认识到了某些真理必然的和固有的本性,与它们在这一基本点上所达成的共识相比,它们的差别是次要的。的确,逻辑判断所固有的力量,真实判断的必然性,已经遭到了实用主义的否认,实用主义认为心灵是自由的,与真理无关。

就此而言,实用主义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唯一特例,即与智者派比较接近,智者派也否认一切真理。这种相似可不是随意的,它已经得到了实用主义者本人的确认。所以,席勒声称他本人就是一位“普罗泰哥拉主义者”,重申了普罗泰哥拉的公理:“人是万物的尺度”。^[2]

不过,我们也不该忘记,智者派在科学思想史中起

到过很重要的作用,而且据说它还造就了苏格拉底。同样,实用主义也将哲学思维从新的“哲学麻木状态”中唤醒出来,因为自从它受到康德批判哲学的震荡起,就开始陷入这样的状态里。如上所述,实用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暴露了旧有的理性主义的弱点,如果这种理性主义想要达到现代思想的要求,想要去理解现代科学引入的新观念,那么它就必须换一副模样。而且,问题也在于,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公式,不仅要保留理性主义的本质保留下来,而且还要对实用主义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批判作出解答。

尼 采^[3]

近来,贝特洛(René Berthelot)指出,他从尼采那里看到了实用主义的第一个形式:或者说,尼采所代表的是一种激进的、完整的实用主义。^[4]这里,作者认为他能够把实用主义与德国浪漫主义联系起来,并确认实用主义的灵感来自德国。不过,在我们看来,实用主义倒应该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思想传统。

首先,我们应该检验一下尼采的思想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共同点。尼采拒绝接受任何带有绝对性质和普遍真理性质的道德观念。他认为,理念超出于真理和谬误之外。“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就是我的方式,什么是你的方式呢?’于是,我就得回答那些问我的‘方式’的人。而所谓的方式,根本就不存在。”^[5]

在他看来,逻辑和道德规范都不算重要。他的目的,就是要将行为和思维完全解救出来。思辨的真理既

不是非个人的，也不是普遍的。我们只能通过使事物发生扭曲的过程，或者从某种意义来说，使事物转变成我们自身思想的过程去了解事物。我们根据自己的样子去塑造事物：我们向它们提供空间位置，为它们确定种属关系，如此等等。然而，所有这些都不存在，甚至也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用整个符号和虚构体系代替了现实，简言之，用幻想代替了现实：“我们如何解释！我们摆弄着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用线条、外表、身体、原子、可分的时间、可分的空间——当我们最先把一切变成概念、即我们的概念的时候，我们难道还有可能解释！”^[6]

然而，我们为什么还要确立这样的虚构呢？尼采回答说，这是因为，这种虚构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帮助的。它们是假的，但它们必须被构想成真的，只有这样，我们这样的存在才有可能存在下去。只有帮助我们活命的东西才能存续下来，其余的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任何生命若要存活下来，都必须靠非凡的毅力培养某种相反的取向：要确认判断，不要悬置判断，要弄虚作假，不要坐以待毙，要点头称是，不要摇头拒绝，要斩钉截铁，不要待理以据。我们现代大脑中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过程，与冲动的发作和争斗是相应的，后者纯粹是一种根本没有逻辑、根本没有正义的东西；我们通常经验到的仅仅是争斗的结果，现在，这种原始机械论正在非常迅速、非常诡秘地在我们的中心运作。^[7]

所以,对尼采来说,被接受为真的判断与被拒斥为假的判断都取决于有用性(utility)。真理即是有用的观念,便是实用主义的根本原则。

不过,尼采的思想与实用主义之间也有某些比较大的差别。我们应该注意到,尼采并没有说有**用就是真理**,他只是说那些看似真理的东西是有**用性**的结果。在他看来,有用是虚假的。他说过,有一种真理形式,与被“羊群”(herd)中的人称之为真的真理截然相反;有一种道德,与“奴隶道德”迥然不同,也有一种逻辑,与公共逻辑毫不相干。只有解放了的精神才能拥有这样的真理,而艺术家就是这种精神的典范,他们摆脱了一切规则,能够适应所有的实在形式,能够借助直觉去理解隐藏在表象和虚构背后的所有东西。

然而,实用主义却没有这些观念,因为实用主义认为,根本就没有所谓能够完全脱离基础的“事物的表面”。事物呈现给我们的只是表面。而这就是我们赖以生活的基础,是实在本身。我们没有理由去寻找表现背后的东西。我们必须按照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去看待这个世界,不要去了解是否还会有其他什么东西。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就把他的学说叫做“彻底经验主义”,并经常对推理和逻辑冷嘲热讽。对他来说,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当下经验中呈现出来的东西:思维仅仅在单一的层面上活动,而不是两个不同的层面。

证据乃是,即使实用主义表面上承认了超越于、凌驾于现象世界的事物的存在,它事实上依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这在詹姆斯的宗教趋向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

些趋向是非常现实的。詹姆斯将超自然的存在和各种神灵看作是本来的存在,与我们贴得很近的实在的力量。尽管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它们,但它们的效果却可以在某些时候、某些经验里呈现给我们。继而,我们可以逐渐发现它们,就像我们发现了许多物理力(如电力)一样,尽管这些力在很长时期以内未被我们了解,却始终存在着。所以,任何事物都在现象的层面上发生发展,这与尼采的想法有很大不同。

其实,尼采在他生活中的某些阶段里,也曾否认过潜藏在表象背后的基质(substratum)的存在,认为惟有表象存在。所以,他指出艺术家的作用就是从这些表象中摆脱出来,创造一个多变的、运动的、能够独自发展的意象世界;同样,一旦逻辑框架被彻底粉碎,思维也就可以任意发展了。

然而,就第二种解释而不是第一种解释来说,实用主义并没有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它主张既无需研究深层的实在,也无需超越这种实在,代之以内心创造的世界。因此,实用主义的主要特征仅仅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以及实践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者是行动的人,他认为事物是重要的。他并不像尼采那样,在梦里活动,也从来不像先知或空想家那样说话。他既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也不了解什么是焦虑。对他来说,真理就是可以实现的东西。

浪 漫 主 义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实用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也有

某些共同之处；特别在复杂的、丰富的和多样的生活意义上如此，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从某种角度来说，浪漫主义是对 18 世纪末理性主义和社会哲学的简单化倾向的反叛。

这种人类事务的复杂性所带来的意义，这种 18 世纪哲学的缺陷所带来的感受，我们也可以从处于萌芽阶段的社会学中遇到，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已经萌发了社会学，他们都认为，社会生活不是由抽象关系构成的，而是由极其丰富的材料构成的。不过，这样的感受既不会必然带来神秘主义，也不会必然带来实用主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孔德就是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他只是希望确立一种比 18 世纪社会哲学更丰富、更复杂、更少带有形式主义色彩的社会学。

盎格鲁—撒克逊的背景：皮尔斯

要想了解实用主义，我们不需要回到这些老式的观念，或者是德国哲学中去。我们只需要追溯它最初的形成环境，即盎格鲁—撒克逊的背景。

最先使用“实用主义”一词的思想家是美国学者皮尔斯。^[8]正是他于 1878 年 1 月在一本美国杂志发表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后来被实用主义者据为己有的观点。^[9]1879 年 1 月，该篇文章在《哲学评论》（*Revue Philosophique*）上以译文的形式发表，题目叫做“如何使我们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晰”（*Comment rendre nos idées claires*）。^[10]

对此，我们可以作如下总结。皮尔斯问：我们为什

么要思考呢？他回答说：因为我们有怀疑。倘若我们永远处于一种确定性的状态，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思考、去尝试解决我们的怀疑。“思维活动是被怀疑的刺激激发出来的，当我们获得了信仰以后，思维也就寿终正寝了。”^[11]而且，信仰要靠行动来表达：不能带来行动的信仰是不存在的，行动也必须表现出构成行动的信仰的特征。信仰状态是一种平静的状态，一种安稳的状态，这也是我们追求它的原因。因此，信仰的根本标志就是“确立一种习惯……我们的习惯与我们的行动有相同的特点，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习惯也是相同的，我们的概念与信仰亦如此”。^[12]所以，怀疑带来了观念；观念引发了行动，并拥有信仰，而且通过有组织的活动，也就是习惯把观念表达出来。观念的全部意义可以在它所决定的习惯的意义中找到。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规则：“只有考虑到我们认为会有实践意义的效果，我们才能去构想概念所具有的对象。继而，我们有关这些效果的概念，才能成为我们有关对象的全部概念。”^[13]倘若我们处于两种不同的情况，却有完全相同的效果，这时候，如果说对象也是相同的，那么呈现给我们的就是一种虚假的分类。我们可以认为，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有关圣餐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的争论就属于这种情况。后者在圣餐仪式中看到的是一个符号，而前者看到的则是真实的再现。在这两种情况中，最终的效果是相同的：圣饼是灵魂的食物。所以说，它究竟是否是基督的血肉，相对来说就不重要了。这种争论不过是一种言辞而已。^[14]

然而，所有这些仅仅是实用主义很早表现出来的征

象。实际上,皮尔斯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使用这个词,直到1902年,他才在鲍德温(J. M. Baldwin)的《哲学和心理学辞典》中的一篇文章中开始使用它。^[15]不过,他后来又说,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谈话中使用这个词。^[16]

很明显,在实用主义与皮尔斯早期文章所提出的论题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亲密关系。这两种学术也有一致之处,它们都确立了观念与行动之间的联系,拒绝用纯粹的形而上学问题和言辞上的讨论来处理自己的学术问题,它们最终提出的仅仅是实践兴趣的问题,而这些术语都是从意义的世界中借用来的。

不过,两者也有本质的不同。皮尔斯的文章并不含有真理理论。他根本就没有提到真理的问题。他只是提出了我们如何澄清我们的观念的问题,而没有提出何种条件能够使事物的观念将其感觉效果真实表现出来的问题。不仅如此,皮尔斯根据古典理论指出,真理赋予自身以一种“不可或缺性”,心灵只能屈膝拜倒在它的面前。^[17]这样,真理便成了一种意见,它不仅享有天赋权利,所有考察者也必须接受它。显然,这种原则与实用主义原则是截然对立的。

结果,当威廉·詹姆斯的著作后来发表出来的时候,皮尔斯拒绝与他划等号,并坚持认为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皮尔斯并没有贬低理性主义。在他看来,如果说行动有价值,那是因为它是一种不断前进的理性形式。1902年,他在鲍德温《辞典》中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他没有充分地强调这一点,明显不符合詹姆斯所作的解释。在1905年发表在《一元主义者》(Monist)的一篇文章中,他为了避免把自己的见解与詹姆斯混淆起来,甚至发明

了一个新的术语：“pragmatism 就是 pragmaticism”，这种说法“简直丑陋至极，甚至没有人愿意去打劫它”。^[18]在另一篇题为“实用主义问题”^[19]的文章中，他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一种“常识哲学”。有了这些事实，人们才会奇怪詹姆斯竟然继续把自己称作是他的门徒，并把他尊奉为实用主义之父，而对所有这些差别避而不谈。

威廉·詹姆斯

其实，把威廉·詹姆斯^[20]当作真正的实用主义之父倒是更准确些。1896年，詹姆斯出版了《信仰意志》^[21]，1911年又出了新版。在这部著作中，他区分了单纯与科学有关的纯粹理论问题（尽管我们无法非常清晰地看清这一领域，但我们却可以最终期望它被照亮，因为总归有一天，科学能够提供给我们信仰所必需的要素）与同我们的生活紧密结合的实践问题。当我们处理实践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选择自己，把自己交付给自己，即使一切都还很不明朗：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够遵循诸如气质、环境等这些个人的要素和超逻辑的动力。我们听凭于我们的冲动；对我们来说，假设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富有生命力；我们要把它具体化，并转化为我们的行动。

这里，詹姆斯特别考察了宗教信仰，他认为道德信仰不过是宗教信仰的一个方面。这种信仰就是帕斯卡所说的“圣饼”；在这一领域里，尽管真理并没有得到证明，也没有被明确感受到，但它必然会确认自身，并恰当地发挥作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实用主义的主要立

场。在实用主义的所有著作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种对宗教的关注,而且,实用主义也是以这样的形式最先出现在詹姆斯的著作中的。对詹姆斯而言,这样做的结果意味着真理具有一种个人的特点,真理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对另一位伟大的实用主义思想家,牛津大学的席勒来说,即使他没有像詹姆斯走得那么远,认为人们必须对宗教问题持有一种态度,但他也主张真理肯定不是“去人格化的”或“去人性化的”,所以,他把实用主义称为人本主义。

当然,詹姆斯很早以前也没有使用过“实用主义”的说法。至少他的论文“哲学概念及其实践结果”^[22]于1898年9月9日在加州伯克利的《大学纪事》(*University Chronicle*)上发表之前,他没有使用过这个术语。然而,实用主义的基本论题却已经在这部著作中展开了。

注释:

- [1] 这也许暗示了 *Pragmatism* (William Jam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07, p.54)中的一段话:“实用主义全副武装,把理性主义当作一种借口和方法来反驳。”
- [2] 参见 F. C. S. Schiller, *Humanism*, London, Macmillan & Co., 1903, pp.xvii - xix; *Studies in Humanism*, London, Macmillan & Co., 1907, chap.ii, “From Plato to Protagoras”, chap. xiv, “Protagoras the Humanist”; “Plato or Protagoras?”, in *Mind*, NS, vol. xx, April 1911, pp.181 - 96。
- [3] 所有小标题都是法文本编者加的。
- [4] René Berthelot (*Un Romantisme utilitaire: étude sur le mouvement pragmatiste*, vol.i), *Le Pragmatiste chez Nietzsche et chez Poincaré*, Paris, Félix Alcan, 1911.

- [5] [“The Spirit of Gravity”, *Thus Spake Zarathustra, Complete Works of F. W. Nietzsche* (ed. Oscar Levy), vol. ii, Edinburgh, T. N. Foulis, 1909, p.239.] 引自 Berthelot, *Un romantisme*, pp.36 - 7; 法译本, “De l'esprit de pesanteur”, 载于尼采著作的 *Mercur de France* 版。
- [6] *The Joyful Wisdom, Complete Works of F. W. Nietzsche*, vol. x, 1910, 格言 112, p.158. 引自 Berthelot, *Un romantisme*, p.43。
- [7] *The Joyful Wisdom*, 格言 111, p.158. 引自 Berthelot, *Un romantisme*, p.42。
- [8] 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 数学家和化学家。[他的 *Collected Papers* 发表于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 5 (vols. I - VI) 以及 1958 (vols. VII - VIII)。这部著作通常按照卷次和段落来引用, 我们也沿用了这一传统。]
- [9] Charles Sanders Peirce, “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in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vol. xii, 1878, pp.286 - 302. [*Collected Papers*, vol. v, pp.248 - 71, paras. 5.388 - 410.]
- [10] 第 39 - 57 页。皮尔斯这一系列文章的总标题为 “La logique de la science” (“科学逻辑发微”)。第一篇文章发表于 1878 年 12 月, pp.553 - 69。
- [11] [这里, 对皮尔斯文章的翻译似乎不太准确, 参见 *Collected Papers*, 5.394. 法文本如下: “L'irritation produite par le doute nous pousse à faire des efforts pour atteindre l'état de croyance”。]
- [12] [*Collected Papers*, 5.398 & 5.401.]
- [13] [*Collected Papers*, 5.402.]
- [14] 似乎涂尔干精心修改了这段文字(载于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p.293 皮尔斯的[第二篇]文章)的意思, 这样理解起来要容易些。参见 *Revue Philosophique* 中的法文译文, p. 47, 原文如下: “……对我们来说……酒并没有什么意义, 然而, 酒却能够对我们的感觉产生一定的效果, 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如果我们说某些事物具有酒的所有可感性质,

或者事实上就是血,那么这种说法就是胡言乱语。在《实用主义》中,詹姆斯也举过同样的例子,不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形式,其目的是想证明‘实体’的观念可以成为‘实用主义的用法’。”(*Pragmatism*, pp.88-9.)

- [15] J. M. Baldwin (e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 Co., 1st edn 1901-5, vol.ii, pp.321-2.
- [16] 参见“What pragmatism is”, in *The Monist*, vol.xv, no.2, April 1905, pp.161-81。[*Collected Papers*, 5.411-437.]
- [17] [法文本未做标明,请参见 Pierce, *Collected Papers*, 5.407.]
- [18] [*Collected Papers*, 5.414.]
- [19] “The issues of pragmatism”, in *The Monist*, vol.xv, no.2, Oct. 1905, pp.481-99。[*Collected Papers*, 5.438-463.]
- [20] William James, 1842-1910.
- [21] William James, *The Will to Believe, and Oth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 London, Langmans, Green & Co., 1896; 法文版, 1916。
- [22] “Philosophical conceptions and practical results”, 再版于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i, Dec. 1904, pp.673-87, 题为“The pragmatic method”。

2. 实用主义运动*

实用主义最先形成于 1895 年至 1900 年间的美国。尽管它是晚近的现象,但要想追踪其起源的历史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实用主义的形成完全是不知不觉的,像一种缓慢的、潜在的运动渐渐扩展到私人交谈的圈子以外。詹姆斯认为,“观念经历的好些变化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而实用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变化。

如上所述,皮尔斯只有私下里才使用这个词语。詹姆斯也是在其他用过后才使用这个概念,他最先用这个词语代表上述初具规模的观念群体。几年之内,詹姆斯都只限于通过几本杂志中的不同文章来阐述自己的看法,其中,最早的文章可以追溯到 1895 年。而最重要的文章写于 1898 年以前,后来收入《真理的意义》(法译本题为 *L'Idée de vérité*, 1913)。^[1]1906 年,詹姆斯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更丰富地发展了自己的思想。这些演讲于 1907 年发表,题为《实用主义》。^[2]法译本于 1911 年问世。1909 年,詹姆斯怀着无比的勇气走进了牛津大学这座黑格尔主义的堡垒,去宣扬他的学说,他从与黑格尔思想截然相对的视角阐发了这一学说。他将这些演

* 第二讲的笔记,1913 年 12 月 16 日。

讲取名为《多元的宇宙》^[3]发表,而法译文的标题却不太贴切,叫做《经验哲学》,于1910年出版。1910年出版的论文集《彻底经验主义》收入了他的许多文章,其中,第一篇就是他早在1904年发表的文章“意识存在吗?”^[4]这篇文章的法文提要^[5]非常重要,因为它提出了宇宙中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二元论的问题,同时也为1905年罗马哲学协会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内容。

依循同样的途径,约翰·杜威^[6]也掀起了一场运动,他的一系列文章都露出了实用主义的取向。1913年,《形而上学评论》在第575页上罗列了这些文章。^[7]不过,最终奠定杜威之显赫地位的,并不是他的这些著作,而是像《逻辑理论研究》这类不完整的作品,他仅仅在此书的前四章^[8],或他的小册子《我们如何思考》中描述了一种集体冒险活动。^[9]围绕着杜威,芝加哥学派或工具主义学派也成长起来。摩尔(A. W. Moore)^[10]就是杜威的大弟子。

不久以前,这些观念才传过大西洋。早在1902年,牛津就有一批青年哲学家共同掀起了一场运动,旨在反对唯物主义的进化论和黑格尔的理论。在他们题为《个人唯心主义》的论文集中,最重要的文章就是席勒^[11]的“公理即是公设”。次年,席勒将他的主要论文结册出版,题目叫做《人本主义》。^[12]

在意大利,《列奥纳多评论》^[13]将实用主义推到了极至,甚至发展到了吊诡和极端的地步。

在法国,实用主义则主要表现在新宗教运动之中,被称之为“现代主义”。勒卢瓦(Ldouard Le Roy)宣称,他的宗教启示论是建立在从实用主义那里挪来的原则